







# 穿越开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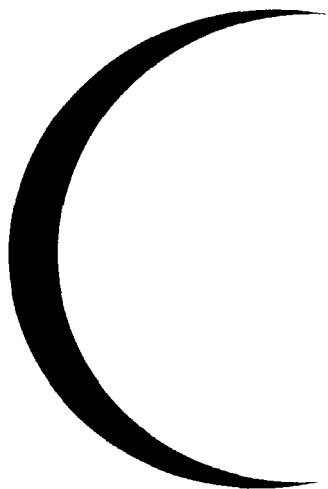
## 千年老城

THROUGH  
THE ANCIENT  
CITY OF **AIRO**

文·图 韩全红

作为“世界之母”的开罗吸引着大批的外国人。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美各国的人把这里当作气候温和的冬季运动场。现在海湾地区的阿拉伯人为了远离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炎热，每年夏天都到这里避暑。对于他们来说，开罗是阿拉伯的好莱坞和“大苹果城”（美国纽约市的绰号）。





开罗的大街和广场是人们在无数影片中司空见惯的。他们的那些方言俚语也引得从巴格达到利雅得的所有

阿拉伯人竞相模仿，成了他们时髦的用语。每年的度假季节，大约有100万海湾地区的阿拉伯人在各大宾馆租下一套套房间和一层层楼房，在剧场、影院、夜总会和赌场里消磨时光。这里还有许多厄立特里亚人、埃塞俄比亚人和苏丹人，他们有的是在这里的留学生，有的是经济移民，也有的是从非洲内乱中逃出来的难民，对于他们来说，开罗也同样是一个体验豪华生活的好地方。

可惜的是，现在很多的埃及旅行社在组织各国游客来埃及旅游时，大多数把观光重点放在上埃及也就是现在的埃及南部卢克索、阿斯旺一带的法老时代遗址和西奈半岛的海滩上，而把开罗当成了一个中间歇脚的地方，一般只是给游客两天时间在市内转一转。实际上拥有金字塔以及埃及博物馆这样奇迹的开罗绝对不是短短两天就可以参观完的。

### 巴勃·祖维拉城门 (Bab-Zuwayla)，法国蒂玛王朝遗留品

从尼罗河畔出发，按图索骥穿过无数狭窄拥挤的街道来到开罗南城，一座双塔建筑出现在眼前，这就是著名的开罗巴勃·祖维拉城门 (Bab-Zuwayla)。

这座土黄色的南城完全由石头建成，高高的双塔巍然耸立。两塔之间，弧形门洞显得非常气派与高大。城门建于1092年，是法国蒂玛王朝遗留下来的第三座城门。而那两座尖塔则是十五世纪修建的，属于与城门毗邻的穆阿亚特清真寺 (Al-Muayyad Mosque)。

南城门的北侧，靠西有一个小门。门口牌子上用阿拉伯文和英语写着：“登塔收费每人40埃及磅。”现在是穆斯林斋月，时间为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三三两两的欧洲人正买票登塔。从小门上二层，再沿着陡峭的台阶，小心翼翼往上攀登。上了城墙，两座双塔就坐落在城墙之上。

站在城墙上，就可以看到老开罗城的全景。一座座清真寺的尖塔以及圆顶屋和破旧的民房混杂在一起，构成一幅独特的风景线。继续沿着双塔的小门向上攀登，台阶旋转而上，更加陡峭。一手提着摄影包，一手扶着塔壁慢慢一点一点向上奋进。到了塔顶部后才发现，除了六根支撑塔顶的柱子之外，站脚的地方只有将近15厘米宽的一条石台。

19世纪以前，每到晚上，城门都是要关闭的，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进出自由。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纳塞尔·穆罕默德宗教学校 (清真寺)、始建于14世纪老城南街帐篷市场的挂毯商店、老城北街的苏丹·巴库宗教学校 (清真寺)、老城北街阿克马尔清真寺门口的看门老人、阿克马尔清真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牌、老城北街的埃及水烟用品商店、有800年历史的罕哈利利市场的首饰店、埃及传统的手推车轮、老城南街的苏丹·哈桑清真寺以及埃勒·里法伊清真寺

巴勃·祖维拉城门的南侧就是开罗著名的帐篷街 (Street of the Tentmakers)，开罗仅存的唯一一家带顶篷的中世纪市场。这里世代代制售色彩艳丽的帐篷，用于婚丧礼仪以及商店开业等庆典。帐篷街还是嵌花织物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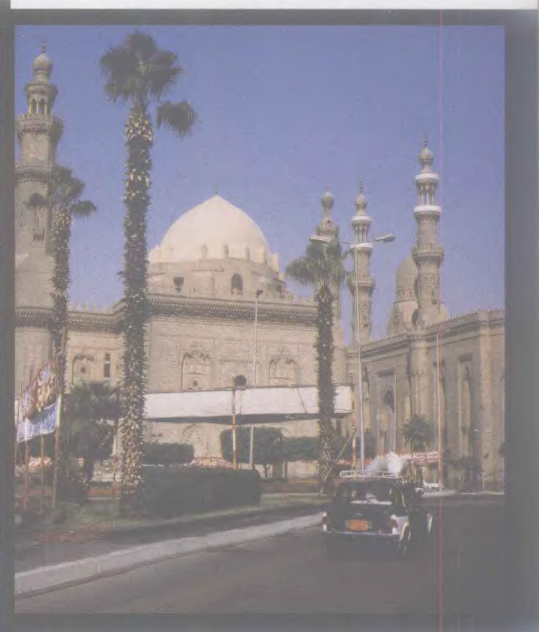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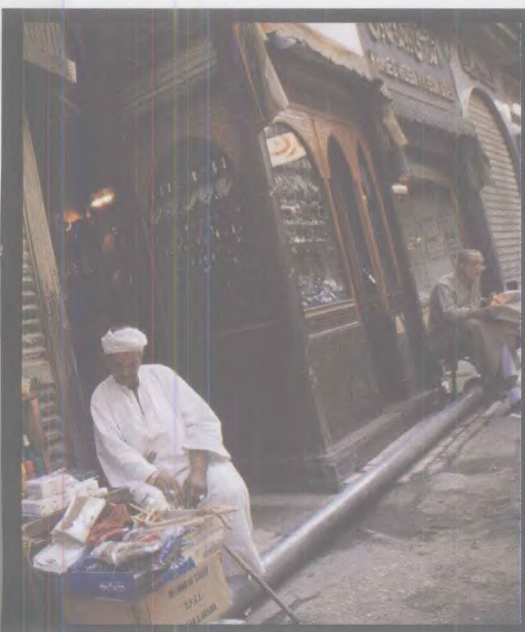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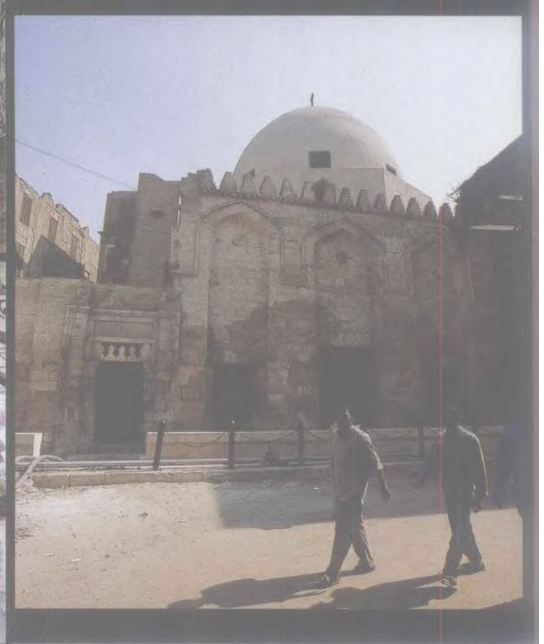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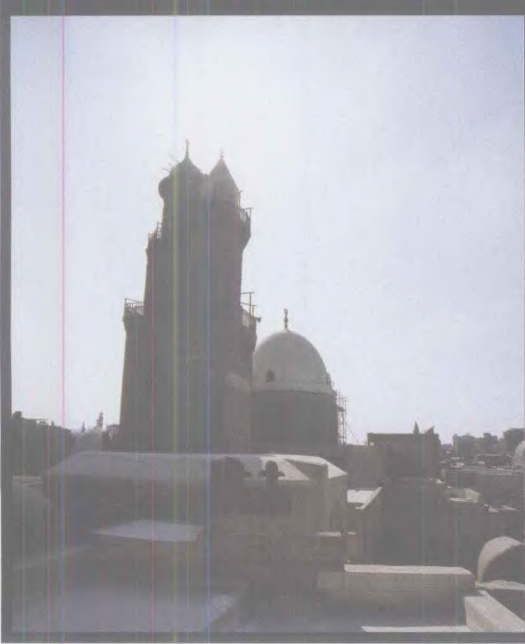
走在这条狭窄街道上，两边的商店明显感觉干净很多，大多数店老板都会说最基本的英语。商品色彩十分艳丽，款式非常新颖。由于一般都是在附近的作坊里缝制，然后就拿到货摊上出售，所以价格十分便宜。有些美术字体的纺织品特别吸引人的眼球，比普通的纪念品好看得多。近年来，开始吸引了越来越多世界观光客来这里购物，老板们会说英语也就不奇怪了。

### 埃勒-古里耶 (Al-Ghuriyya)，一个辉煌时代的墓志铭

20世纪建成的爱资哈尔大街切断了古城的传统要道。从前这里的交通是南北方向的，现在的主流则是东西方向。汽车通过立交桥在各座中世纪的清真寺之间来回穿梭奔跑，还可以沿着环城路开到城外去。一座简陋而结实的人行天桥把被分割成两段的 Al-Muizz Li-Din Allah 大街连接起来，使游客们可以在这条使用了一千多年的大道上继续参观。天桥以南就是埃勒-古里耶 (Al-Ghuriyya)，这是马穆鲁克人遗留下来的一处优美的民用建筑群，一边是一所宗教学校，另一边是一座陵墓。这处建筑群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辉煌时代的墓志铭，那时的开罗比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加在一起还要繁荣昌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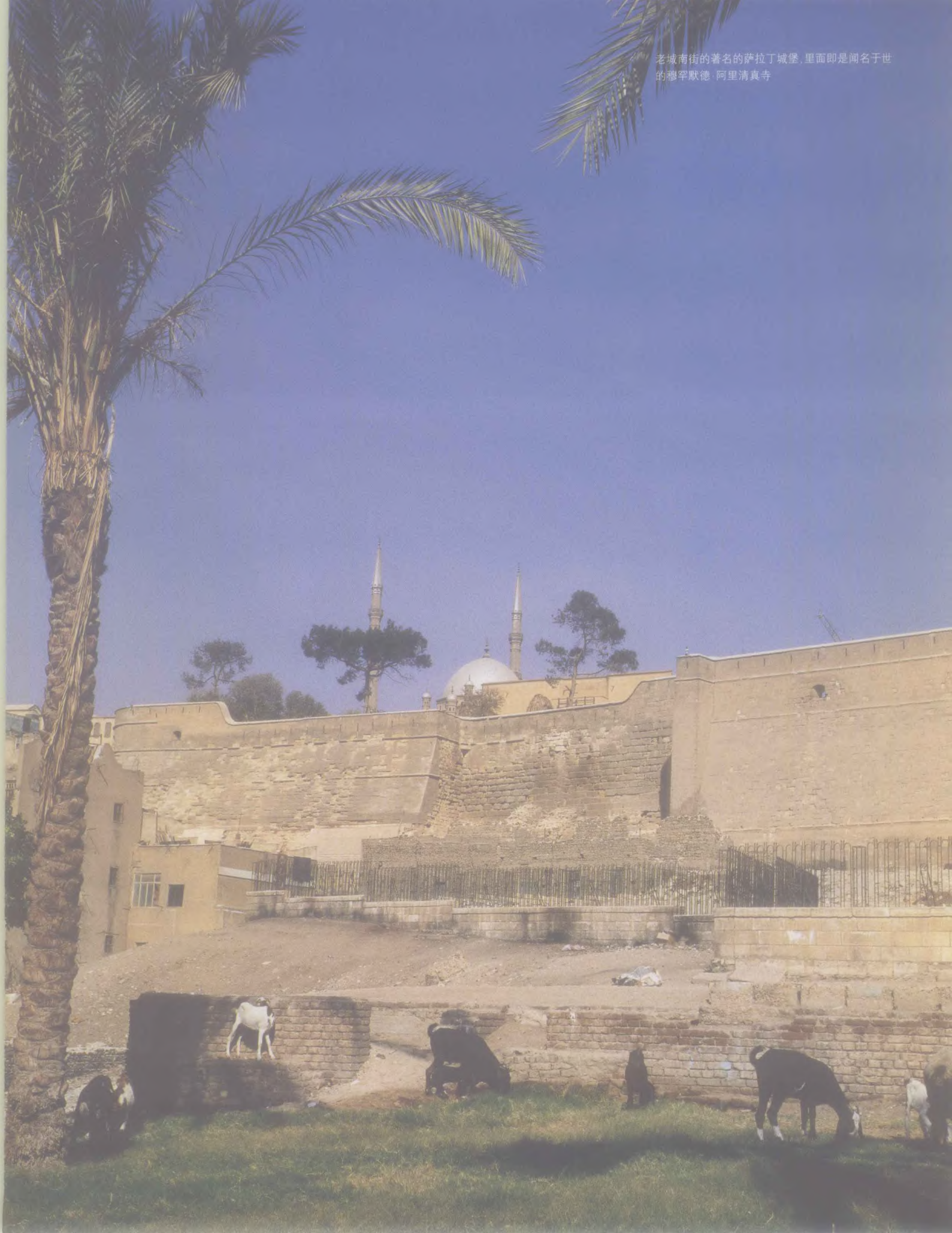
埃勒-古里耶是在1504年落成的。1514年，5000名马穆鲁克战士以三头披挂装饰的大象为先导，在战鼓和军号声中雄赳赳气昂昂列队经过这里。想不到在随后与奥斯曼帝国军队的一场战斗中，这5000名战士都成了土耳其人的刀下之鬼。古里苏丹从马上摔了下来，他的尸首始终没有找到。现在躺在他的陵墓里的是他的后继者图曼贝。图曼贝刚刚当上苏丹，土耳其大军就接踵







老城南街的著名的萨拉丁城堡,里面即是闻名于世的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



而至，宣布吞并埃及。

过去，古里耶宗教学校的方形尖塔是开罗城中最高的尖塔，陵墓上原有的圆顶也曾经是城中最大的圆顶。可惜历史上曾经三度倾塌，最后用一个木质的平屋顶来代替。

宗教学校与陵墓之间的那条街道原来有木质顶棚，遮盖着下面的丝绸市场。现在顶棚和线棉的丝绸商人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这一带的胡同里仍然可以看见数不清的小商店，似乎在延续着历史上的传统，家家户户都堆满了五颜六色的纺织品和地毯。这段街道上，北面主要是出售各种布料。越往南，服装店越来越多，其中有开罗城里两家惟一制作出售“塔布西”的商店。塔布西是一种红色的无边圆帽，在别的地方还叫做“土耳其帽”。埃及革命以前，上流社会人士都戴这种帽子，现在只有旅馆和旅游餐厅的服务员戴着它。这条街上被淘汰的“阿塔”也就是药草商，这些人现在只是出售用来配制家用药品的蜥蜴干之类的东西。

这个闹哄哄的市场，从南城门往北延续了大约1公里长。

### 爱资哈尔清真寺，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神学中心

继续往北，是爱资哈尔大街。

这条街道如今是开罗东西方向最为繁忙的街道之一。街道两边无数做生意的人，来这里购物的人无所顾忌地准备横穿过车如潮水的马路奔向北边的罕哈利利市场，全副武装的警察面对着这样的阵势，惟一可做的就是手挽着手站在一起，死死地堵住每一个路口。东侧的尖塔，就是爱资哈尔清真寺——伊斯兰时代开罗建筑艺术的标本。

开罗有好几百座古老的清真寺，如果只能够参观其中一所的话，那就应该是爱资哈尔清真寺了。

这座清真寺创建于公元970年，当时是一个做礼拜和研究学问的地方。1000多年后的今天，这里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神学中心，每年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学生。在清真寺的周围，很多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学生在购物逛街。

今天，爱资哈尔清真寺的教长仍然是全国的最高宗教领袖，他发布的文告比政府的决定更有分量。

我来到爱资哈尔清真寺门口时，赶上祷告时间，很多穆斯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混在一起向清真寺里走去。走到清真寺门口，每个人都自动脱掉脚上的鞋子，有的拿在手里。这里是给刚刚入学新生剃头的地方。进门之后左右两侧各有一所学校，左侧的学校有圆屋顶和尖塔，自成一体，是1340年修建的。做祈祷的壁室里装饰的嵌花玻璃值得一看。再往里去就是中央庭院了。

中央庭院周围有一圈龙骨拱（拱的形状如倒置的船上的龙骨）的长廊，这也是爱资哈尔清真寺最古老的建筑，是法蒂玛王朝时期的建筑物。四周长廊里，有的穆斯林在这里研习《古兰经》，有的在虔诚祈祷，有的三五成群在交流经验和体会。也有很多观光客累了便坐在长廊下以躲避强烈阳光。

站在庭院中，就可以看到爱资哈尔清真寺的三座尖塔。从左到右分别是建设于1510、1469、1340年，最为著名也是最为壮观的是建于1510年的那座双尖塔，这座双尖塔是最后一位马穆鲁克苏丹埃勒—古里建造的。

穿过中庭院，进入铺满地毯的祈祷大厅。祈祷大厅巨大而宏伟，一种神圣、静谧的感觉。在虔诚的穆斯林祈祷声中，偶然传来一阵阵发自大厅角落里的鼾声，给人一种十分怪异的感觉。据资料介绍，祈祷大厅最初建设的时候没这么大，18世纪中期才扩建到现在的规模。

### 罕哈利利市场，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开罗

穿过开罗中心的阿塔巴广场，来到拥挤不堪的莫斯基步行街。

整个莫斯基街道宽不过3—5米，两边商铺林立，街上临时地摊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有的出售来自中国的玩具、童装和头巾，有的出售皮衣、皮包，有的就用一个破筐支着一块木板出售各种低档的袜子和伊斯兰妇女常用的丝巾。整个街道上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很难前行一步。不时还有商贩携带着大包小包的商品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无意中挡住他的去路，就会被装满商品的大塑料袋撞得前仰后合。那些出售面饼的孩子们为了在人群中行走方便，只好把面饼放在木质的架子上，顶在头顶上，双手放在兜里，窜来窜去。这条街道大约有1公里长，根本就没有半点空闲的地方，好像一个被塞满的沙丁鱼罐头。

步行街过后是侯赛因广场，广场的一侧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购物中心——罕哈利利市场。

罕哈利利市场是开罗最狂热、最诱人的地方，这里也是“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和“阿拉丁神灯”等著名神话中的开罗。整个市场讨价还价的喧闹声音震耳欲聋，售货员一边发出尖厉的叫声，一边用手势招揽顾客。当欧美游客走近时，他们用法语和英语轮番进攻，不时会有游客经不住他们的“诱惑”走进商店，一番讨价还价后购买自己喜欢的商品。很多售货员得知我来自遥远的中国时，马上就会用中文说“你好”。在埃及人眼中，中国人是兄弟般的朋友，我给他们的商店拍照，他们爽快地答应，并且改变欧美游客摄影留念要收取1美元的传统习惯，免费让我拍摄。

在罕哈利利市场的几条狭窄街巷里，出售的商品五花八门，仿制埃及金字塔的镇纸、刻有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手镯、简单的阿拉伯袍子、蕉叶纸莎草纸绘制的古埃及神庙壁画、各种型号的埃及水烟袋、图坦卡蒙的各种雕像模型、埃及的食品、各种铜质的茶具。那些手里举着放有茶的托盘的男孩子在市场内四处奔波，构成了罕哈利利市场内独有的一道风景线。

14世纪开始，商人们就开始在这个地方做生意了。1384年，一位名字叫哈利利的埃米尔修建了一所三层楼的“罕”也就是客栈，供往来的商人们休息和存放货物。商人们来到客栈看上带来的货物，洽谈和交易活动就在周围的各条街道上进行。哈利利的客栈于16世纪被拆毁，但这个地区依然成为了开罗的商业中心。当年的市场，留传到今天就是仅仅剩下几座16世纪建造的巨大的石门洞。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市场出售的商品类型几百年来变化少得令人吃惊。原来的奴隶市场在1879年就已经关闭，丝绸、珠宝、钻石等东西在这里已经看不到了，但整个罕哈利利市场内依然是以棉布为主要商品。莫兹—里丁—阿拉大街上飘荡着各种香料的浓香味儿，各家商店里堆满了一袋袋香料籽和荚果。街的东段，铜匠们挥动



锤子打造出锅碗瓢盆，他们还生产咖啡壶和装饰尖塔用的巨大的新月形铜板。

在这里买东西一定要做好讨价还价的准备。我看上一件阿拉伯袍子，和埃及大爷砍价时，从最初大爷所说的最低价80埃及磅（折合人民币120元左右）经过三番五次的交锋最终以60元埃及磅拿走了大爷两件阿拉伯袍子。依据我数次来哈利利市场购物的经验，在这里购物最少砍价要在2/3以上开始。

购物累了，可以来到位于哈里历史长河开罗惟一不对游人开放的侯赛因清真寺之间的开罗最古老也是最有名气的咖啡屋“菲肖维咖啡屋（Fishawi's）”稍做休息。这里基本成了游客购物之后休息的首选。这家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咖啡屋把摇晃的木头椅子和铜面桌子摆放在一条狭窄的胡同里，把古老巨大的镜子挂在石墙上。咖啡屋24小时营业，晚上尤其热闹，各地游客离去，只剩了本地人。埃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哈福兹生前是这里的常客，他就是在这一带长大的，在咖啡屋后面的一个房间里还主持过每周一次的文学会。

在哈利利市场，香料十分便宜。可以买到本地品牌的香水或西方名牌香水的仿制品，一般都装在很漂亮的小瓶子里；这里金银制品商店很多，但质量不是很好，除非能够买到真正的古董，对于很多商家声称是古董的东西一定要小心，这些东西大多都是来自工厂。在这里买东西一定要坚持自己喜欢，而不是因为它“古老”。木制的首饰盒和镶嵌着珠母的小箱子不但好看，而且十分便宜。几个埃及磅一个开罗咖啡屋经常见到的15字游戏盒，很有意思。

为了知道当年罕哈利利的客栈是什么模样，我从侯赛因广场的过街地下通道越过爱资哈尔街，去参观维卡拉—古里（Wikala of al Ghouri）。“维卡拉”是一种比“罕”还要大的客栈，开罗曾经有拥有过350家这种客栈，至今只剩下几家，维卡拉—古里是保存最好的一家。

走过一个高大的门楼进入中央庭院，那里是骆驼队卸货的地方，一楼是仓库和马厩，商人们在二楼下榻。如今这里已经看不到成群结队的骆驼，二楼房间也成了当地艺术家们的画室和工作室，有些还向公众开放，并且出售大众喜欢的工艺品。

## 两宫之间，800年前宏伟的建筑群

法玛蒂时代的开罗市中心有两座巨大的宫殿，其间有一个巨大宽阔的广场。从哈利利市场西侧一直向北走就来到了这里。这两座宫殿早就被历代王朝的其他建筑所替代，根本看不出原来的样子，据说只剩下几块纹饰精致的木雕陈列在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内。两宫之间南起爱资哈尔大街、北到阿克马尔清真寺的这段大街现在名字是莫兹—里丁—阿拉大街，但人们仍然喜欢称呼它那个时候的名字：贝恩—埃勒—卡斯林（Bayn—ai—Qasreen）。

虽然法玛蒂王朝是开罗老城的创建者，但今天的老城里遗迹最多的却不是法玛蒂王朝，而是马穆鲁克人。

埃及最辉煌的年代是一个奇特的军人集团“马穆鲁克”统治的267年。“马穆鲁克”就是“奴隶”，这些奴隶主要是来自欧亚交界处的高加索地区，他们从小被人买后带到埃及，充当宫廷侍卫。如果在战争中立了功，就可以得到土地和自由身份。到了13世纪中期，马穆鲁克人发展成了埃及最有实力的集团，他们推翻了萨拉丁的继承人。这些训练有素的军人结成了一个令所有人都丧胆的集团，横扫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所向披靡，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其疆界一直

向北推进到土耳其东部。

在这种情况下，马穆鲁克人完全控制了全部东西方贸易，并且从中获得巨额利润，使开罗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富裕的城市。来自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的香料和丝绸经过开罗运往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然后再转销欧洲各地。

一位名叫列昂纳多·佛莱斯科波帝的意大利商人在1384年写道，开罗一条街上的居民就比整个佛罗伦萨的人还要多。具体数字不太清楚，但是当时开罗的人口可能有50万，比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巴黎人口多一倍，相当于君士坦丁堡人口的5倍。历史学家迈克斯·罗登贝克在他的杰作《开罗——胜利之都》（1998年）一书中说，以城市规模、人口密度、进取精神以及经济成就而论，中世纪的开罗就是那个时代的纽约。

马穆鲁克时代遗留下了众多建筑物，这些建筑物代表着埃及伊斯兰建筑艺术的顶峰。开罗保存着大约200座马穆鲁克建筑，大多数具有纤细的多层光塔、精雕细刻的石制圆顶以及用大理石和其他彩石交织的精美图案。这些建筑物中有清真寺、宫殿、喷水池等。

除了创造财富和美以外，马穆鲁克时代还是个充满血雨腥风、残忍得无以复加的时代。由于没有一个世袭的体系，只有最强大的人才能够继承王位，要想当苏丹就必须首先消灭掉一切潜在的对手。而一旦某人上台掌权，暗杀者便会埋伏在每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几乎没有哪个苏丹能够活到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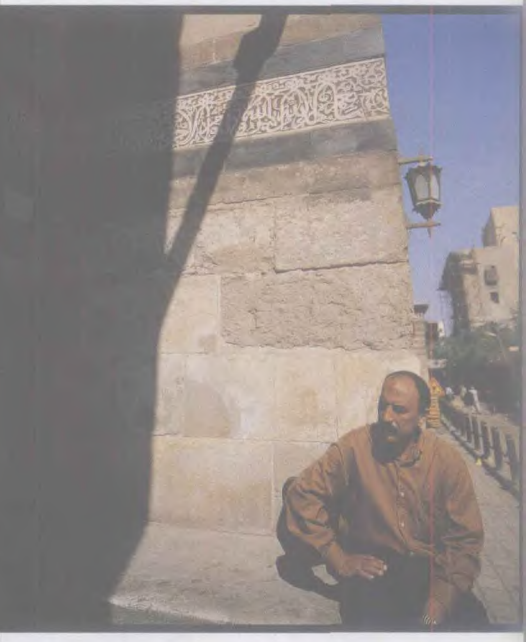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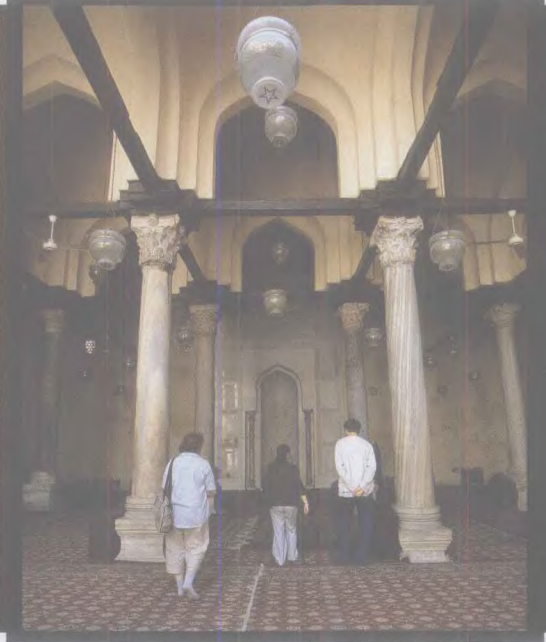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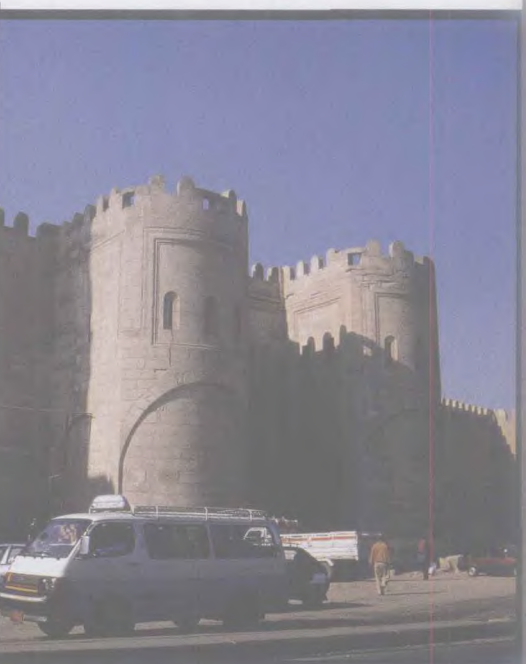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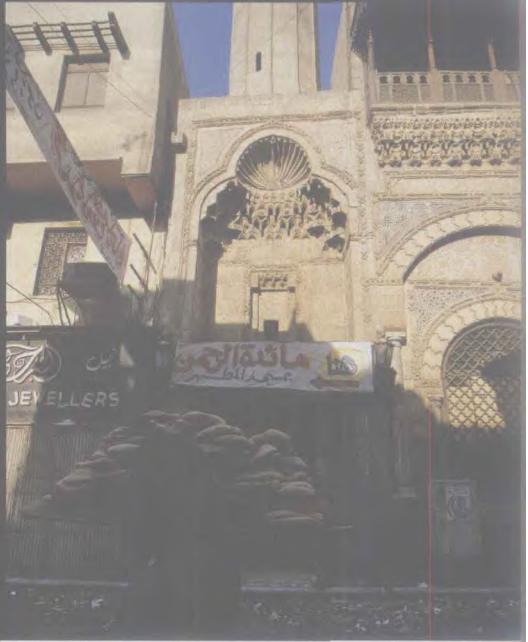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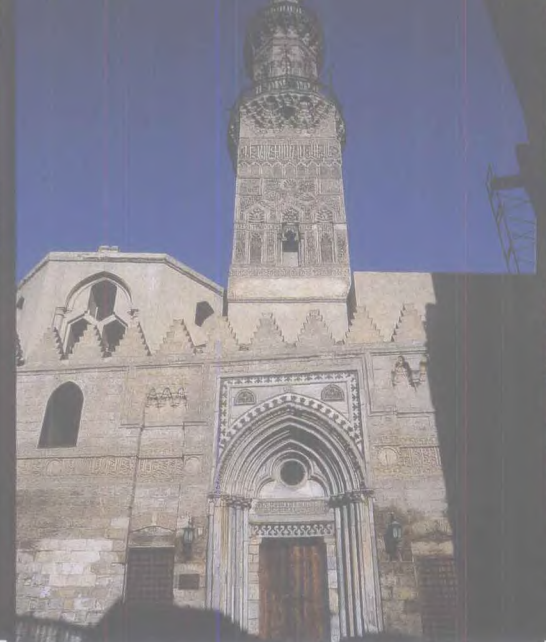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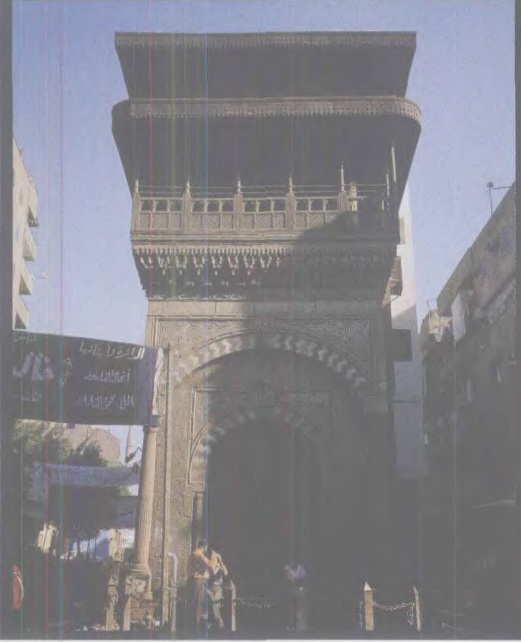
贝恩—埃勒—卡斯林代表着鼎盛时期的马穆鲁克埃及，这里有三组巨大的建筑群并立在一起，时间跨度达到150年。穿行在这条老街上，凹凸不平的土路尘土飞扬，到处是居民们扔的垃圾，加上老城改造施工的灰尘，这段道路完全笼罩在晦暗之中。

大街最南面的是最古老、最出色的苏丹卡拉翁宗教学校和陵墓（Madrasa and Mausoleum of Sultan Qalawun）。据说这座建筑物是在1285年一年内建成的。为了完成任务，苏丹的士兵们强迫过路行人都来干活。宗教领袖们对此无比愤慨，他们宣布到这里祈祷为非法行为。然而卡拉翁的这座建筑实在令人叹服，大家很快就忘记了他的暴虐行径，把它尊奉为最伟大的马穆鲁克。可惜的是，这座宗教学校已经不开放了。

紧挨着苏丹卡拉翁宗教学校的就是纳塞尔·莫罕默德宗教学校以及陵墓（Madrasa and Mausoleum of al-Nasi Muhammad）。墓主就是在开罗历史上留下建筑物最多的统治者。在位的这段漫长时间内，纳塞尔在开罗修建了大约30座清真寺，其中最著名的一座在开罗城堡内，他修建的这座建筑位于贝恩—埃勒—卡斯林的宗教学校和陵墓两个巨大的建筑群之间，但仍然以其巧妙的对称设计风格而独领风骚。白色大理石的哥特式大门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老城北街的马穆鲁克时期的古建筑、与北城门相邻的哈基姆清真寺、老城南街的古清真寺、老城南街的百年老店、阿克马尔清真寺带有圆顶的中央喷水池是穆斯林起到前举行沐浴仪式的地方、老城的北城门：巴勃—埃勒—富图、贝特—埃勒—苏海密、马穆鲁克时期埃及传统的住宅、老城北街的苏丹·巴库宗教学校（清真寺）的祈祷大厅、老城北街的纳塞尔·穆罕默德清真寺门口等候游客的“黑导游”







老城北街的哈基姆清真寺的中央庭院以及埃及清真寺中惟一的胡椒瓶形状的宣礼塔

是从卡拉(位于现在的以色列)一座十字军时期的教堂移至这里的,屹立在门楼之上的尖塔表面覆盖着北非风格的花边形拉毛粉饰,可惜内部毁坏很厉害,也不向游人开放。

最北边的建筑是苏丹巴库克宗教学校(Madrassa of sultan Barquq),作为伊斯兰的宗教学校的同时也是清真寺,这两个名称有时可以互换。

苏丹巴库克主庭院的四角各有一个门,四道门通向四组教室,这四组教室也代表着伊斯兰教的四大学派。祈祷大厅有一个装饰得十分豪华、漂亮的祈祷室,当时工匠们用大理石镶嵌的技艺使得祈祷室格外醒目、高雅、精致。

穿过祈祷室进入圆屋顶底下,是一座装饰非常华丽的陵墓。墓主不是苏丹(他埋葬在开罗的另一个地方),而是他的女儿法蒂玛。

在昏暗通道中沿着陡峭的台阶小心翼翼登到高高尖塔上,就站在了宗教学校的屋顶。尖塔和圆屋顶交相辉映,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明亮。

从这里,完全可以看到南面另外两座建筑的全貌。纳塞尔-莫罕默德的宗教学校及其陵墓内部已经完全倒塌,只有从仅存的几根主体建筑的柱子,依稀可以看出该建筑物的性质和特点。最南面的苏丹卡拉翁宗教学校和陵墓似乎还好很多。一个巨大的门进去就是主体建筑,左侧是宗教学校,右侧是陵墓。陵墓的形状好像是模仿耶路撒冷的岩顶圣殿设计的,当时马穆鲁克人刚刚从十字军手中夺取了耶路撒冷。陵墓的各堵墙上都有一层彩色石板,并用美丽的大理石拼出莫罕默德的名字。四个巨大的粉红色花岗岩立柱支撑着一个圆顶,圆顶下面就是苏丹卡拉翁的陵墓。

苏丹卡拉翁还在这个建筑群内修建了一所“玛丽丝毯”(也就是医院)。根据1325年访问过开罗的摩洛哥旅行家兼伊本·巴杜塔(Ibn·Battuta)的记述,医院内有“数不清的设备和药品”。如果他的说法可信的话,这所医院每天接待的人数可能多达4000人,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至今还有一个眼科诊所在这里开业,在长达700多年的时间里竟然始终没有中断过。

当我从院墙上走下来的时候,内心深处依然被这3组宏伟的建筑群所折服,还深深地沉浸在激动、惊叹之中。

### 贝特-埃勒-苏海密, 开罗传统建筑中的典范

沿着莫兹-里丁-阿拉大街继续往北走大约二三百米,在右侧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胡同,胡同临街的一面非常普通,整齐划一的石头砌筑的墙体根本看不出它奇特在那里,但它整齐、干净、内涵独特的韵味还是吸引我停了下来。

走进胡同,才发现这是一条经过埃及文物部门努力,为了修复开罗老城区的这条主要通道、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而首先修复的贝特-埃勒-苏海密(Bayt al Suhaymi)。一个热心的看门人引领我到了位于这座修复古建筑不远的一个豪华房间内,一位善良长者迎上来自我介绍。他的名字叫Asaad Nadim,欢迎我从遥远的中国来到开罗,并且非常慈祥地告诉我,中国人是埃及人的朋友,他也非常想去中国,看看中国的历史建筑。起身告辞时,老人递上一张名片,此时我才知道眼前的这位长者就是埃及著名的古建、民间工艺专家——阿萨德·纳蒂姆博士。就是这位老人长期主持开罗古代建筑的修复工作,为开罗乃至整个埃及拯救历史文化遗迹做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成为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英雄。

这片修复后的历史建筑是从马穆鲁克时期到19世纪在开罗建造的许多传统住宅中的典范。“贝特”(意为“房子”)临街的一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窗户也没有门,显得朴实无华。

走过一条隧道形的进口门廊来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内庭,内庭周围布满了很多房间。当初客人们就是在内庭被主人请进豪华接待厅的。接待厅内有大理石砌成的喷水池,图案镶嵌得十分复杂、漂亮,高高的彩绘天花板使房间显得十分宽大明亮。楼上居住的人家透过“马希拉比亚”的木格窗户可以看清楼下的情景,但是楼下的人却看不见他们。最为叫绝的是楼顶上安装了一种名为“马尔加夫”的直角引风装置,可以把常年吹拂的北风引进楼内,使房间凉快舒适,这种设备的美学价值和运转费用比现代的空气调节更胜一筹。

可惜的是,埃及文物部门的这一修复计划进展得很慢,而且这片修复好的传统建筑,也没有任何人居住,仅仅成了这条老街上一个收取门票的景点。

### 北城门与清真寺, 法蒂玛王朝的背影

法蒂玛王朝时代的开罗由10座城门,保留到今天的只有北城墙上的两座北城门:四方形的巴勃-埃勒-纳斯尔(Bab al Nasr)和半圆形的巴勃-埃勒-富图(Bab al Futuh)。

这两座城门初建于公元969年,重建于1087年,都是由坚固的石头建成,城门呈居高临下之势,后来由于街区地势不断提高,城门的作用也就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城门石头上遗留着明显的象形文字和河马浮雕,说明开罗最早的城门使用古都孟菲斯遗址上的石头建成的。城楼上面还刻着一些法国人的名字,这是拿破仑占领埃及期间(1798-1801年)留下来的,当时他的部分军队就驻扎在这几座城楼里。

穿过很长一段两边都是贩卖洋葱的店铺,在一片“哈喽”声中见到这两座开罗古老的北城门。如今的古城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它的作用,城门外边站岗值勤的警察依然严阵以待。

与城门相连的就是著名的哈基姆清真寺(Mosque of al Hakim)。

哈基姆清真寺也是法蒂玛王朝遗留下来的一座建筑物。埃勒-哈基姆(996-1021年)是法蒂玛的第三代哈里发(国家元首),以脾气古怪著称。他喜欢夜晚,因而禁止人们白天做生意;他讨厌女人,因而不准生产女用鞋子,让女人们无法上街。几百年来他的清真寺当过马厩、监狱、仓库(里面储存的东西后来成为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收藏品)和学校。到了近代长期无人过问,几乎成了一片废墟。80年代经过彻底的重修,才成为现在的模样。除了那奇特的尖塔是原来的建筑,它的形状看上去活像放在盒子上的一只胡椒瓶,其他的建筑都是新的。☐